

进得腊月,吴地家家户户绣粉忙。

何谓“绣粉”?粉何物,怎地能绣?原来早先江南吴地把揉粉叫作“绣粉”,一个“绣”字,尽显江南人家做活和食物的精细。“绣粉”这词儿早先是我从姑妈那儿知晓的,一次去太湖西山岛姑妈那儿过年,那里家家户户筹措过年的食物,村巷里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“绣粉”,隔壁邻居相互打招呼最多的就是问:“你们家绣粉了吗?”回答说:“‘绣’过了,糕团也上蒸笼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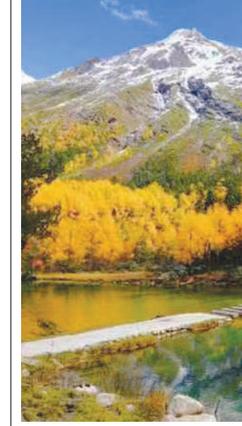
由此,“绣粉”这词儿刻印在了我的心上。太湖中的西山岛毕竟不同于数十里外的苏州城,湖中岛闭塞,还沿用从前的词儿,苏州城基本听不到“绣粉”的说词啦。不过老一辈偶尔还会用上一用,比方我的母亲和伯母,到了腊月,也会偶然滑出“绣粉”这词儿呢。

进得腊月,母亲会安排磨糯米粉的活计,摊派给了正放寒假的我等兄弟姐妹。磨粉是个体力活,由男孩来担当。粮食供应相对宽松的岁月,母亲事先淘好、晾干了二十余斤

糯米,蒸制年糕和年团正好,除了自己吃外,还得送些给邻居和亲朋,通常到正月半吃过元宵就算尽兴啦。那时节,穿街走巷更多的是锻石磨(将石磨磨合面的纹路凿得清晰)的匠人,一声声“锻磨子啦——,锻磨子啦——”的吆喝回荡在大街小巷,母亲和伯母会这样说道:“磨子像人牙,用久了就会磨损变钝,需锻上一锻,这样磨出的粉才细腻。”果然,经锻过的石磨磨粉利索且磨出的粉细且匀,用筛子一筛,很少粗渣。

石磨磨的是干粉,偶尔也磨水磨粉,但麻烦得多——浸水的糯米磨出水米浆,米浆流入张口的布袋,布袋得挂起来滤水后方可派用场,多半用于做挂粉汤团,吃着滑糯,但太过麻烦,且不宜久贮,所以基本不取,只磨干粉。粉磨妥了,下道工序就是“绣粉”,母亲和伯母必亲自为,得如绣花般精细。那时大家庭已然分房开伙,各门户有自己的打算,譬如伯母家,虽然只她和伯父二人,没有小辈,也必自家备炊开伙,到了过年,更需独立门户。伯母总要在“绣粉”时显示出自家的特色,比方蒸制“黄金团子黄金糕”,将秋后收成的老南瓜切块蒸熟,绣入粉中,颜色就金灿灿的分外扎眼,蒸团子的馅心是猪油豆沙或玫瑰酱,前者现制,赤豆鸳鸯酥后漂去豆

壳,沉淀的豆沙用猪油和白糖炒制;后者是春夏时节用蜜渍玫瑰花制作后留到过年时用,两种馅心都很诱人。我们家“绣粉”只是普通的白米粉,蒸制糕团则寻常。母亲曾劝伯母不要另外“绣粉”蒸制糕团,只两口子,吃不了多少的。伯母却婉拒了,她坚持认定自家是家里的长房,必得独立门户,其如过年过节,也必得独立门户,要像像样样摆上一大桌菜肴祭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奠祖宗亡人。事实也是如此,逢到祭祖仪式,伯父会以长房当家的姿态主持祭祀仪式,一排排的酒盅都得由伯父为祖宗亡人斟酒,点燃香烛也必由伯父操持,还必由伯父第一个跪拜,而后才轮到全家男丁依序跪拜,再轮到全家女眷依序跪拜。我注意到伯父母那一桌上的“黄金糕团”最是显眼夺目。或许伯母坚持自家“绣粉”蒸制糕团就为的在祭祀仪式时凸现这样的效果。伯母坚持自家“绣粉”蒸制糕团还有个用意,那就是馈赠左邻右舍和“走做(钟点工)”,给他们讨个好口彩:“黄金糕团,元宝进门。”

我们家“绣粉”的高潮是大年三十年夜饭过后的“守岁”时分,母亲摆开阵场,“绣粉”用于搓汤圆(没有馅心的小圆子),准备大年初一早上吃了“团圆”。兹时母亲绣了一大坨粉就允许孩子们一齐参与搓小圆子。这會兒孩子们甭提有多开心,因为可以借搓圆子捏塑各种形状的小动物哩,多半捏的狗呀、猪呀等生肖,还有就是有一个秤砣,夹杂在圆子里,约定明儿一早谁吃到秤砣,谁就是个笨蛋。故而大年初一早上兄弟姐妹们都紧张而兴奋,看谁做了这一年的大笨蛋……惜乎这样的乐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起流失了。

金铃子大家都熟悉,大小如米粒,全身披金黄色,一对淡绿色复眼,两根不停晃动的长触须,如尾部有二根“戟”的是雄性,当翅膀翘起有节奏地振动,会发出如金属般的鸣声,而且不像蛴蛴声大而聒噪,大自然赋予的这种声音非常美妙。国庆节前,在花鸟市场购得两只,放入透明分格子的有机玻璃盒用粥米饲养,每日新鲜更换喂食。

金铃子很善鸣,每日一早,犹如闹钟按时报鸣,白天,上下午,只要在较温暖的阳光下,会鸣个不停,两

实也体现出宋代文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,本诗就是典型一例。

藏书万卷可教子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十六

张静

诗人能使后代成才,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的却是祸害。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,韦贤号称邹鲁大儒,教育了四个儿子,都很有成就。据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:“遗子黄金满囊,不如一经。”“囊”(yíng):竹箱,“作”:兴起,成为。首联赞美胡逸老能以诗礼传家,为子孙长远作计之高瞻远瞩,令人钦佩。

颌联联手,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是进一步赞美胡逸老的仁爱之心,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,善心善行必得善果,所以“必有明月生蚌胎”,后代必会培养出嘉善子弟。“明月”指珍珠,这里用了韦康、韦诞兄弟的典故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裴松之注,孔融赞扬韦康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“不意双珠,近出老蚌”。诗人坚信,胡逸老必能像韦康那样,明珠出于蚌胎,佳子弟出于门庭。

“山随宴坐画图中,水作夜窗风雨来”则转为正面书写致虚庵。白天闲坐庵中,眼前

的山景如画般映入眼帘;入夜倚于窗前,则觉风雨飒飒而来。这是脍炙人口的“奇”句。方回曾批云“五六奇句也”(《瀛奎律髓》);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也赞为“奇语”。上句写白昼的视觉,下句写夜晚的听觉,此处虚用了“画图”“风雨”这两个实词,但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。冥坐之闲适,听雨之从容,都在不言之中。“出”“来”二字,化静为动,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,作了动态描写,与前两联一脉相承,衬托出致虚庵主高逸人格、山水雅趣。

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此句诗人不避重复,不仅句内两个“观”字,而且将上联的“山”“水”再现,强调山水感官、全身心之体悟,重在以闲逸之心悟山水妙境。“更将何物污灵台”,“灵台”,指心,这里暗用了神秀、慧能曾作的两首《菩提偈》。

尾联又有版本为“莫将世事侵两鬓,小庵观静锁灵台”。外在之境与内持之心是相互映射的,如想达到澄清无滓、一尘不染之境界,不仅仅需要外在山水清淑之气的涤荡,更需具有前文所道之仁爱之心、诗书之礼。

家中做长辈的,总想着要给儿孙们留下些什么,那究竟留些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传家之宝呢?是金钱、房产,还是知书达理的家风?读此诗而知胡逸老既能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,有着儒家仁爱入世之修习;又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有着道家持守宁静之修养。普通人择一途而行之,此老却能兼具并行,且藏书万卷而不求闻达,真奇人也!这也是给儿孙们真正种下了福田啊!

张謇与横沙沙田

陈志强

作为地域方位,横沙岛是个独特的存在,自清道光年间跃出水面时就“方孤悬海外”。百余年来沧海桑田仍是头枕长江水,脚踏东海浪。横沙岛既是万里长江的么女,又是大上海唯一的离岛,更是保卫大上海的“前哨阵地”。

横沙岛还有个独特之处,就是被称作“小海门”“小启东”或“南沙”。原因是海岛居民中极大多数是南通海门、启东人的后裔,左邻右舍中的老祖宗基本上都是“同乡人”。那么横沙岛上的居民为何祖籍“海门、启东”的居多,这与清末状元、现代著名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海门籍的张謇密不可分。

沙洲时期的横沙属松江府川沙厅管辖,但捷足先登的却是长江北岸的海门、启东(俗称北沙)人。清咸丰年间海门、启东等地连年受灾,与其颗粒无收忍饥挨饿受苦,还不如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有条生路。他们打听到长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小岛,满怀希望亦冒着风险,结伴抱团“家产无一担,赤脚上横沙”。他们靠着简陋的工具,居住在用芦苇搭建的“滚地笼”里,吃野菜白头、水草籽、捕鱼捉蟹等,艰苦创业终于扎下了根,这些人便是今天横沙人的先祖。但真正形成迁徙潮流的是在江苏南菁书院管理横沙沙田后。

晚清政府将横沙沙田划归南菁书院后,书院为加强“校产”管理,专门成立了“南菁书院沙务局”,实业家张謇担任董事长。开垦沙田需要劳动力,于是沙务局在张謇的家乡海门、启东等地招募民工前往围滩造田。出自对张謇的信任信赖,海门、启东人中兴起了一股开垦横沙的热潮,一二十年中上岛的有近万人,经过挑泥筑岸,围垦成“南字圩”“菁字圩”“厚得圩”“兴隆圩”“万宝圩”等众多良田沃土。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转入深秋以后,我将金铃子随身放入口袋,无论外出和回家,晚上睡觉放入枕头下,好比宝贝不离左右,用人体体温来维持其生态,其间,不时听到其欢鸣,不过已经频次降低,鸣声也不如之前有力度了。寒潮来临,一日,我早起,将其遗忘在枕头下,没有随身带上。呜呼!就此与我相处近三个月的小宠物,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鸣叫声了。只能等待来年秋天再续此缘分了。

七夕会

2023年10月下旬的一天,我在微信“朋友圈”写道:“若说今日何处最美?我会一反常态,毫不谦逊地说——毕棚沟。毕棚沟地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,与四姑娘山一山之隔,所以也称其为‘四姑娘山的背影’。可能‘背影’二字略有陪衬之嫌。因为我在2007年去过四姑娘山。现在,两处风景都见,它们都属旅游胜地,关键得选对季节、天气与物候时间。而今日,湛蓝的天,高洁的云,巍峨雪峰耸立,碧翠海子倒影;最让我癫狂的是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的四川红杉那正当其时的黄叶,哦,鹅黄、橘黄、橙黄、褐黄,当然还有乱叶渐欲迷人眼,按大自然法则调色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深黄浅红,它们纷至沓来,似乎不跳入众游客眼帘誓不罢休。此刻,让我镜头加分的还有昨夜雪落毕棚沟,密林深处的积雪、高海拔湖面尚未消融的冰层,构成了超乎想

最美不过毕棚沟

潘修范

三段路程的面包车、电瓶车(车费60+30+30元),才能欣赏毕棚沟全貌。车越往上,“高反”越强烈。我背着两只相机,两个广角+长焦镜头,连稳住相机屏气按快门,都禁不住“哈哈哈哈哈”大喘气。没办法,事已至此,意志决定体能。“高反”肯定阻止不了审美爱好者的脚步(当然,此刻,俺也一步一停歇)。

过后,“朋友圈”九宫格照片效果还不错,有老师留言:这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最美的秋色。哈哈!

壳,沉淀的豆沙用猪油和白糖炒制;后者是春夏时节用蜜渍玫瑰花制作后留到过年时用,两种馅心都很诱人。我们家“绣粉”只是普通的白米粉,蒸制糕团则寻常。母亲曾劝伯母不要另外“绣粉”蒸制糕团,只两口子,吃不了多少的。伯母却婉拒了,她坚持认定自家是家里的长房,必得独立门户,其如过年过节,也必得独立门户,要像像样样摆上一大桌菜肴祭

摄影

壳,沉淀的豆沙用猪油和白糖炒制;后者是春夏时节用蜜渍玫瑰花制作后留到过年时用,两种馅心都很诱人。我们家“绣粉”只是普通的白米粉,蒸制糕团则寻常。母亲曾劝伯母不要另外“绣粉”蒸制糕团,只两口子,吃不了多少的。伯母却婉拒了,她坚持认定自家是家里的长房,必得独立门户,其如过年过节,也必得独立门户,要像像样样摆上一大桌菜肴祭

张謇与横沙沙田

陈志强

作为地域方位,横沙岛是个独特的存在,自清道光年间跃出水面时就“方孤悬海外”。百余年来沧海桑田仍是头枕长江水,脚踏东海浪。横沙岛既是万里长江的么女,又是大上海唯一的离岛,更是保卫大上海的“前哨阵地”。

横沙岛还有个独特之处,就是被称作“小海门”“小启东”或“南沙”。原因是海岛居民中极大多数是南通海门、启东人的后裔,左邻右舍中的老祖宗基本上都是“同乡人”。那么横沙岛上的居民为何祖籍“海门、启东”的居多,这与清末状元、现代著名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海门籍的张謇密不可分。

沙洲时期的横沙属松江府川沙厅管辖,但捷足先登的却是长江北岸的海门、启东(俗称北沙)人。清咸丰年间海门、启东等地连年受灾,与其颗粒无收忍饥挨饿受苦,还不如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有条生路。他们打听到长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小岛,满怀希望亦冒着风险,结伴抱团“家产无一担,赤脚上横沙”。他们靠着简陋的工具,居住在用芦苇搭建的“滚地笼”里,吃野菜白头、水草籽、捕鱼捉蟹等,艰苦创业终于扎下了根,这些人便是今天横沙人的先祖。但真正形成迁徙潮流的是在江苏南菁书院管理横沙沙田后。

晚清政府将横沙沙田划归南菁书院后,书院为加强“校产”管理,专门成立了“南菁书院沙务局”,实业家张謇担任董事长。开垦沙田需要劳动力,于是沙务局在张謇的家乡海门、启东等地招募民工前往围滩造田。出自对张謇的信任信赖,海门、启东人中兴起了一股开垦横沙的热潮,一二十年中上岛的有近万人,经过挑泥筑岸,围垦成“南字圩”“菁字圩”“厚得圩”“兴隆圩”“万宝圩”等众多良田沃土。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转入深秋以后,我将金铃子随身放入口袋,无论外出和回家,晚上睡觉放入枕头下,好比宝贝不离左右,用人体体温来维持其生态,其间,不时听到其欢鸣,不过已经频次降低,鸣声也不如之前有力度了。寒潮来临,一日,我早起,将其遗忘在枕头下,没有随身带上。呜呼!就此与我相处近三个月的小宠物,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鸣叫声了。只能等待来年秋天再续此缘分了。

与金铃子的缘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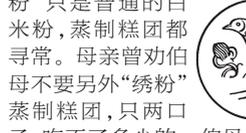
徐咏竹

只小虫也会你我争鸣,有如斗气,比试着谁叫得更响,有时家里的收音机一放音乐,也会跟着来个和声大合唱,好像通人性似的,煞是有趣。

饲养金铃子,是近两年才开始的,只要秋季到来,我就到花鸟市场购几只来饲养,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对其习性有所了解:喜阳光、喜温度(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),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转入深秋以后,我将金铃子随身放入口袋,无论外出和回家,晚上睡觉放入枕头下,好比宝贝不离左右,用人体体温来维持其生态,其间,不时听到其欢鸣,不过已经频次降低,鸣声也不如之前有力度了。寒潮来临,一日,我早起,将其遗忘在枕头下,没有随身带上。呜呼!就此与我相处近三个月的小宠物,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鸣叫声了。只能等待来年秋天再续此缘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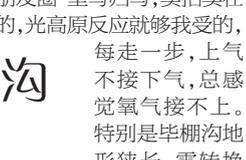
边看边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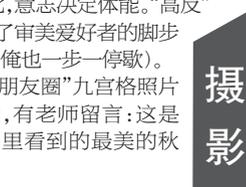
张謇与横沙沙田



七夕会



最美不过毕棚沟



摄影

实也体现出宋代文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,本诗就是典型一例。

藏书万卷可教子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十六

张静

诗人能使后代成才,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的却是祸害。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,韦贤号称邹鲁大儒,教育了四个儿子,都很有成就。据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:“遗子黄金满囊,不如一经。”“囊”(yíng):竹箱,“作”:兴起,成为。首联赞美胡逸老能以诗礼传家,为子孙长远作计之高瞻远瞩,令人钦佩。

颌联联手,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是进一步赞美胡逸老的仁爱之心,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,善心善行必得善果,所以“必有明月生蚌胎”,后代必会培养出嘉善子弟。“明月”指珍珠,这里用了韦康、韦诞兄弟的典故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裴松之注,孔融赞扬韦康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“不意双珠,近出老蚌”。诗人坚信,胡逸老必能像韦康那样,明珠出于蚌胎,佳子弟出于门庭。

“山随宴坐画图中,水作夜窗风雨来”则转为正面书写致虚庵。白天闲坐庵中,眼前

的山景如画般映入眼帘;入夜倚于窗前,则觉风雨飒飒而来。这是脍炙人口的“奇”句。方回曾批云“五六奇句也”(《瀛奎律髓》);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也赞为“奇语”。上句写白昼的视觉,下句写夜晚的听觉,此处虚用了“画图”“风雨”这两个实词,但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。冥坐之闲适,听雨之从容,都在不言之中。“出”“来”二字,化静为动,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,作了动态描写,与前两联一脉相承,衬托出致虚庵主高逸人格、山水雅趣。

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此句诗人不避重复,不仅句内两个“观”字,而且将上联的“山”“水”再现,强调山水感官、全身心之体悟,重在以闲逸之心悟山水妙境。“更将何物污灵台”,“灵台”,指心,这里暗用了神秀、慧能曾作的两首《菩提偈》。

尾联又有版本为“莫将世事侵两鬓,小庵观静锁灵台”。外在之境与内持之心是相互映射的,如想达到澄清无滓、一尘不染之境界,不仅仅需要外在山水清淑之气的涤荡,更需具有前文所道之仁爱之心、诗书之礼。

家中做长辈的,总想着要给儿孙们留下些什么,那究竟留些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传家之宝呢?是金钱、房产,还是知书达理的家风?读此诗而知胡逸老既能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,有着儒家仁爱入世之修习;又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有着道家持守宁静之修养。普通人择一途而行之,此老却能兼具并行,且藏书万卷而不求闻达,真奇人也!这也是给儿孙们真正种下了福田啊!

张謇与横沙沙田

陈志强

作为地域方位,横沙岛是个独特的存在,自清道光年间跃出水面时就“方孤悬海外”。百余年来沧海桑田仍是头枕长江水,脚踏东海浪。横沙岛既是万里长江的么女,又是大上海唯一的离岛,更是保卫大上海的“前哨阵地”。

横沙岛还有个独特之处,就是被称作“小海门”“小启东”或“南沙”。原因是海岛居民中极大多数是南通海门、启东人的后裔,左邻右舍中的老祖宗基本上都是“同乡人”。那么横沙岛上的居民为何祖籍“海门、启东”的居多,这与清末状元、现代著名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海门籍的张謇密不可分。

沙洲时期的横沙属松江府川沙厅管辖,但捷足先登的却是长江北岸的海门、启东(俗称北沙)人。清咸丰年间海门、启东等地连年受灾,与其颗粒无收忍饥挨饿受苦,还不如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有条生路。他们打听到长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小岛,满怀希望亦冒着风险,结伴抱团“家产无一担,赤脚上横沙”。他们靠着简陋的工具,居住在用芦苇搭建的“滚地笼”里,吃野菜白头、水草籽、捕鱼捉蟹等,艰苦创业终于扎下了根,这些人便是今天横沙人的先祖。但真正形成迁徙潮流的是在江苏南菁书院管理横沙沙田后。

晚清政府将横沙沙田划归南菁书院后,书院为加强“校产”管理,专门成立了“南菁书院沙务局”,实业家张謇担任董事长。开垦沙田需要劳动力,于是沙务局在张謇的家乡海门、启东等地招募民工前往围滩造田。出自对张謇的信任信赖,海门、启东人中兴起了一股开垦横沙的热潮,一二十年中上岛的有近万人,经过挑泥筑岸,围垦成“南字圩”“菁字圩”“厚得圩”“兴隆圩”“万宝圩”等众多良田沃土。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转入深秋以后,我将金铃子随身放入口袋,无论外出和回家,晚上睡觉放入枕头下,好比宝贝不离左右,用人体体温来维持其生态,其间,不时听到其欢鸣,不过已经频次降低,鸣声也不如之前有力度了。寒潮来临,一日,我早起,将其遗忘在枕头下,没有随身带上。呜呼!就此与我相处近三个月的小宠物,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鸣叫声了。只能等待来年秋天再续此缘分了。

与金铃子的缘分

徐咏竹

只小虫也会你我争鸣,有如斗气,比试着谁叫得更响,有时家里的收音机一放音乐,也会跟着来个和声大合唱,好像通人性似的,煞是有趣。

饲养金铃子,是近两年才开始的,只要秋季到来,我就到花鸟市场购几只来饲养,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对其习性有所了解:喜阳光、喜温度(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),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实也体现出宋代文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,本诗就是典型一例。

藏书万卷可教子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十六

张静

诗人能使后代成才,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的却是祸害。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,韦贤号称邹鲁大儒,教育了四个儿子,都很有成就。据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:“遗子黄金满囊,不如一经。”“囊”(yíng):竹箱,“作”:兴起,成为。首联赞美胡逸老能以诗礼传家,为子孙长远作计之高瞻远瞩,令人钦佩。

颌联联手,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是进一步赞美胡逸老的仁爱之心,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,善心善行必得善果,所以“必有明月生蚌胎”,后代必会培养出嘉善子弟。“明月”指珍珠,这里用了韦康、韦诞兄弟的典故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裴松之注,孔融赞扬韦康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“不意双珠,近出老蚌”。诗人坚信,胡逸老必能像韦康那样,明珠出于蚌胎,佳子弟出于门庭。

“山随宴坐画图中,水作夜窗风雨来”则转为正面书写致虚庵。白天闲坐庵中,眼前

的山景如画般映入眼帘;入夜倚于窗前,则觉风雨飒飒而来。这是脍炙人口的“奇”句。方回曾批云“五六奇句也”(《瀛奎律髓》);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也赞为“奇语”。上句写白昼的视觉,下句写夜晚的听觉,此处虚用了“画图”“风雨”这两个实词,但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。冥坐之闲适,听雨之从容,都在不言之中。“出”“来”二字,化静为动,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,作了动态描写,与前两联一脉相承,衬托出致虚庵主高逸人格、山水雅趣。

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此句诗人不避重复,不仅句内两个“观”字,而且将上联的“山”“水”再现,强调山水感官、全身心之体悟,重在以闲逸之心悟山水妙境。“更将何物污灵台”,“灵台”,指心,这里暗用了神秀、慧能曾作的两首《菩提偈》。

尾联又有版本为“莫将世事侵两鬓,小庵观静锁灵台”。外在之境与内持之心是相互映射的,如想达到澄清无滓、一尘不染之境界,不仅仅需要外在山水清淑之气的涤荡,更需具有前文所道之仁爱之心、诗书之礼。

家中做长辈的,总想着要给儿孙们留下些什么,那究竟留些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传家之宝呢?是金钱、房产,还是知书达理的家风?读此诗而知胡逸老既能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,有着儒家仁爱入世之修习;又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有着道家持守宁静之修养。普通人择一途而行之,此老却能兼具并行,且藏书万卷而不求闻达,真奇人也!这也是给儿孙们真正种下了福田啊!

张謇与横沙沙田

陈志强

作为地域方位,横沙岛是个独特的存在,自清道光年间跃出水面时就“方孤悬海外”。百余年来沧海桑田仍是头枕长江水,脚踏东海浪。横沙岛既是万里长江的么女,又是大上海唯一的离岛,更是保卫大上海的“前哨阵地”。

横沙岛还有个独特之处,就是被称作“小海门”“小启东”或“南沙”。原因是海岛居民中极大多数是南通海门、启东人的后裔,左邻右舍中的老祖宗基本上都是“同乡人”。那么横沙岛上的居民为何祖籍“海门、启东”的居多,这与清末状元、现代著名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海门籍的张謇密不可分。

沙洲时期的横沙属松江府川沙厅管辖,但捷足先登的却是长江北岸的海门、启东(俗称北沙)人。清咸丰年间海门、启东等地连年受灾,与其颗粒无收忍饥挨饿受苦,还不如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还有条生路。他们打听到长江口有个无人居住的小岛,满怀希望亦冒着风险,结伴抱团“家产无一担,赤脚上横沙”。他们靠着简陋的工具,居住在用芦苇搭建的“滚地笼”里,吃野菜白头、水草籽、捕鱼捉蟹等,艰苦创业终于扎下了根,这些人便是今天横沙人的先祖。但真正形成迁徙潮流的是在江苏南菁书院管理横沙沙田后。

晚清政府将横沙沙田划归南菁书院后,书院为加强“校产”管理,专门成立了“南菁书院沙务局”,实业家张謇担任董事长。开垦沙田需要劳动力,于是沙务局在张謇的家乡海门、启东等地招募民工前往围滩造田。出自对张謇的信任信赖,海门、启东人中兴起了一股开垦横沙的热潮,一二十年中上岛的有近万人,经过挑泥筑岸,围垦成“南字圩”“菁字圩”“厚得圩”“兴隆圩”“万宝圩”等众多良田沃土。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转入深秋以后,我将金铃子随身放入口袋,无论外出和回家,晚上睡觉放入枕头下,好比宝贝不离左右,用人体体温来维持其生态,其间,不时听到其欢鸣,不过已经频次降低,鸣声也不如之前有力度了。寒潮来临,一日,我早起,将其遗忘在枕头下,没有随身带上。呜呼!就此与我相处近三个月的小宠物,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鸣叫声了。只能等待来年秋天再续此缘分了。

与金铃子的缘分

徐咏竹

只小虫也会你我争鸣,有如斗气,比试着谁叫得更响,有时家里的收音机一放音乐,也会跟着来个和声大合唱,好像通人性似的,煞是有趣。

饲养金铃子,是近两年才开始的,只要秋季到来,我就到花鸟市场购几只来饲养,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对其习性有所了解:喜阳光、喜温度(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),

尤其怕冷,喜新鲜的粥米,也偏爱洁净,居养盒子需定期清洁一番。

实也体现出宋代文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,本诗就是典型一例。

藏书万卷可教子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十六

张静

诗人能使后代成才,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的却是祸害。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,韦贤号称邹鲁大儒,教育了四个儿子,都很有成就。据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:“遗子黄金满囊,不如一经。”“囊”(yíng):竹箱,“作”:兴起,成为。首联赞美胡逸老能以诗礼传家,为子孙长远作计之高瞻远瞩,令人钦佩。

颌联联手,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是进一步赞美胡逸老的仁爱之心,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,善心善行必得善果,所以“必有明月生蚌胎”,后代必会培养出嘉善子弟。“明月”指珍珠,这里用了韦康、韦诞兄弟的典故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裴松之注,孔融赞扬韦康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“不意双珠,近出老蚌”。诗人坚信,胡逸老必能像韦康那样,明珠出于蚌胎,佳子弟出于门庭。

“山随宴坐画图中,水作夜窗风雨来”则转为正面书写致虚庵。白天闲坐庵中,眼前

的山景如画般映入眼帘;入夜倚于窗前,则觉风雨飒飒而来。这是脍炙人口的“奇”句。方回曾批云“五六奇句也”(《瀛奎律髓》);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也赞为“奇语”。上句写白昼的视觉,下句写夜晚的听觉,此处虚用了“画图”“风雨”这两个实词,但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。冥坐之闲适,听雨之从容,都在不言之中。“出”“来”二字,化静为动,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,作了动态描写,与前两联一脉相承,衬托出致虚庵主高逸人格、山水雅趣。

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此句诗人不避重复,不仅句内两个“观”字,而且将上联的“山”“水”再现,强调山水感官、全身心之体悟,重在以闲逸之心悟山水妙境。“更将何物污灵台”,“灵台”,指心,这里暗用了神秀、慧能曾作的两首《菩提偈》。

尾联又有版本为“莫将世事侵两鬓,小庵观静锁灵台”。外在之境与内持之心是相互映射的,如想达到澄清无滓、一尘不染之境界,不仅仅需要外在山水清淑之气的涤荡,更需具有前文所道之仁爱之心、诗书之礼。

家中做长辈的,总想着要给儿孙们留下些什么,那究竟留些什么才能称得上是传家之宝呢?是金钱、房产,还是知书达理的家风?读此诗而知胡逸老既能“能与贫人共年谷”,有着儒家仁爱入世之修习;又“观水观山皆得妙”,有着道家持守宁静之修养。普通人择一途而行之,此老却能兼具并行,且藏书万卷而不求闻达,真奇人也!这也是给儿孙们真正种下了福田啊!

张謇与横沙沙田